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信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亦有與德合信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為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四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五

四

性理七

仁

非仁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為地物一體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
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
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

靜中
皆有
春意
切脉
體仁

雞雛
觀仁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入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捉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痺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疼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疼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

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天所以至仁

川云愛入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
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
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
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
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
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入
是仁否伊川云愛入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
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
入能惡入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
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入指未於發用處
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
不備具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
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
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
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
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

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
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
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
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
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
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
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
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
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
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自行無往而非
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
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
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
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
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
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
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
仁義十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而

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

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
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
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
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火則溫
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
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
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
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
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
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
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
楊龜山
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正蔡淵氏曰心有知覺謂之仁仁
之仁取各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
之不仁取各於不知覺也
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
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
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
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

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
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
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
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
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
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傳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
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
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
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
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
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有失之而知

覺之三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
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
說

仁說圖



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公克己復禮為仁也
 孝弟其用恕其施也
 知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
 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
 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
 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
 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
 徹專一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是從那根上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

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仁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

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太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味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喜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

身推究未下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
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
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
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
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
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
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
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
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
欸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
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了嶺及少時
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金山到底無定據
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
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
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
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
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曰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卽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

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二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

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得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

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

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
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
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
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
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
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
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
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
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生之理而動之
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
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
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
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得明只看程先生說心
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使分明若更要直實識
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
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
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教子盡他未得在畢竟
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

乏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
但生生之意至此退却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
舊在○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
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
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
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
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
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
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
而今不成只管去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

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
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
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輩卿曰切脉
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
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
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
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
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
也○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
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

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令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悲哀也是私哀懼

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
苟能克己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
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
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
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
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
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入體之則是克盡
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
入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
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
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
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
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
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
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
須是公而以入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
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此功夫却在入字上蓋入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
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
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入方是

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虚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
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
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
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
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
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
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
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
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
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
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到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
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
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
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
已爲恕恕是從已流出法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
愛如水恕如水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
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
恕如水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
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

此水何處下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揜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揜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揜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_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賢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子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

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入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死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頭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覺是覺此理知此理所以當知此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佐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文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育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

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
用一源内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
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獨
仁爲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爲說推原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
分寸之膚不愛人也故所以惟公近之語形容仁體
最爲親切欲人得之理方更親切其所以
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其所以
盡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在是乃生生
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
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在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
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
一源内外一致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
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

情也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
爲仁也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
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
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
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
有仁是以前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
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
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
言克已復禮

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亦可說得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末當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由漢以來以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泯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

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

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
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已
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太
賓之類亦然克已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已復禮
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
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
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
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
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
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
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
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未清虛之虛如何曰這
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
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
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毫私欲之
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
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
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
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

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
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
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
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
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
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
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
不會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
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
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
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
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
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
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
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
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自只鶻鶻突突
過了心都不會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
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
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

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綠是他本性如此人
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
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
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
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
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
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
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
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
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
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
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
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
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
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
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
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
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
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

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
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適墮冥
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
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
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
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
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
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
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淵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止嘗記朱先生
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
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有字如四箇
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
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
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
然有隱由惻隱而克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
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

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
 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天
 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
 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
 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
 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
 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
 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
 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
 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
 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
 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
 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
 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
 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
 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已銘又欲克法有已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
 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已工夫
 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峙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
 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

方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太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問之也如夫子稱同仁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何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

善言
性者
驗於
情

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有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了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子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誥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

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為愛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為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故桃李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為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丁字從舌無訓且如義訓且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丁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丁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

仁為
五常
之本

文公
有功
於學
者

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止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留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

孟子
明力之
難
學者
以強
矯自
厲

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
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
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
公於是退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
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
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
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聖賢
深切
為人

則惟已足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
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
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蟬蟲正塗之
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慷慨於首章聖賢
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
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
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
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
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人之心
與天之
地同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
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繼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
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
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
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
也然一為利祿所沮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
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
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
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
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
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
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
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
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謂靈
精爽也言其妙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卽知覺性也
則謂神明不測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
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
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

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

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在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巳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

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杏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享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

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
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
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
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
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
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爲入之長矣不
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
云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爲天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